



纸短情长

□朱清植

读过太多的爱情小说，看过太多的爱情剧，没有被时代洪流裹挟的痛楚，没有欲罢不休的生离死别。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同哭同笑，两个生命彼此经历着碰撞，历经着成长，陪伴方是人生最长的告白。

我曾经无数次于梦中臆想过，未来妻子的模样。许是易安般“赌书消得泼茶香”，于岁月里觅得琴瑟相谐；抑或是周先生与许广平之间，《两地书》藏不住横跨两地的牵挂。我这小文人的偏执，总爱将另一半化作笺上未干的墨，凭着几分天真稚气，在人生的前三十年里，勾勒出一个盛大却空洞的轮廓。那些日子，我总在期待有一束光，能抚平我的皱褶，照亮生命的沟壑。

与爱人的相识，始于一个闲散的午后。友人的撮合，信息时代的便捷，为我们开启了相识的序章。年少的经历，让我蜷缩得像一只刺猬，对安全感患得患失，总担忧命运的馈赠会转瞬即逝。而她，是个生性浪漫的女孩。当不善言辞的我，遇上她那句带着几分俏皮的“你好，我是代购小迪”，一场宿命的际遇，便戏剧性地撞出了热烈的火花。

似乎命中注定般，就在那一刻，那一瞬，我笃定她就是我等的人，于是便鼓足了勇气上前告白。她涨红了脸，隔了许久，方用细微的声音呢喃：“我愿意。”短短三个字，让猝不及防的心动与恰逢其时的默契撞个满怀，这份情意，我深深感激。

从文多年，我早已习惯将细碎心事，铺陈成

晦涩的字句；把直白的情感，藏进迂回的修辞里。这般文人式的矫揉造作，总让人摸不着头脑，甚至惹来嗔怪。可生活从不是落笔便能修改的文稿，那些故作深沉的表达，常常将简单的小事搅得一团糟。明明近在咫尺，却关山难越。直到真正携手度日，才猛然发现，我们都没有彼此想象中那般完美，曾经在心底构筑的伟岸形象，瞬间崩塌。

日子里难免有过争执，而我们总能在隔阂中同频“迪氏节奏”——一句仿比亚迪电车的“你好，小迪”，便能换来你立刻应答的“在呢”。这看似寻常的互动，成了我们之间最特别的润滑剂，磨合彼此的棱角。细数下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君子论迹不论言，这一点放在爱情里也是如此。不管是令人作呕的闲言碎语，还是阴霾岁月的灰暗底色，我们总能十指相扣，抚平对方眼里的忧伤，共同顶着风雨，历经着成长。我想，所谓爱情，大抵如此。

幸福的滋味是什么？是年少时母亲挡在我面前，告诉我：“孩子别怕，慢慢来”；是认识爱人之后，听我醉酒后失意的胡言乱语；更是陪我伏案桌前，做最忠实的倾听者与第一读者。爱人曾说，她喜欢《恩师阎爱鹏先生》里的字字恳切，动容于《一生的答案》中我袒露的款款心迹。而我，却偏爱她的眼眸——那是继母亲之后，唯一将我倒映在眼里的光。

2025年4月13日，我们定下婚约；12月10



日，红色的结婚证紧紧攥在手心；2026年2月28日，一场属于我们的婚礼，正悄然临近。婚姻是爱情结出的甜果，于我而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为人子，我用了三十年来填写答案，自认还算合格；可为人夫，却是此生头一遭。

从被人呵护的少年，到学着撑起一个家的丈夫，身份转变之间，我只能摸索着蜕变成。但求用心做好每一件事，其中难免有不周之处，还望你慢慢体谅，耐心地陪着幼稚的男孩，成为你此生的依靠。

我想，人生最畅意的事情，莫过于有书有你，有我们的家庭，更有需要用一生来告白、来书写的纸短情长。



人说山西好风光

□言尘

隆冬时节，因事回了一趟老家。晚饭之后，看天气还不错，便在老家整洁的道路上散步。一阵微冷的风从海边方向吹过来，我不由得朝南边的海边走去。站在宽阔平坦的马路边上，朝山西村凝神而望，只见山西村在灯火的映照下，从左到右一片辉煌。凝望良久，我突然发现，这山西村从北端的沈家开始，沿着山边，经蛟西、里山头浦、徒家，一直延伸到东边的外山头浦，仿佛一条蜿蜒的蛟龙，栖息在山边。它位于六横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蛟头的西边，在六横岛的西部，欢快地舞动着。看着天色已晚，我准备第二天到山西村来个故地重游。

第二天事毕，我先到了山西村的沈家。沿路走去，一幢幢漂亮的住房矗立在马路边，原先记忆中那一片水田已无踪迹，沈家面貌换了新颜。我突然想到这里曾经有过一家部队野战医院，对这所医院我印象深刻——儿时顽劣，手摔成骨折，便是到这里治疗的。沿着一条宽阔的山路慢慢上行，儿时的情景渐渐浮现在眼前。山路走了不久，前方右侧出现一排低矮的房屋，掩映在树林中，早已荆棘丛生、野草蔓延，几条破旧的长凳静静躺在那里，似乎还能诉说这里曾经的热闹景象。这个地方就是原来部队的一处野战医院，儿时觉得这房屋挺高挺大，如今看来竟

如此低矮。虽看似低矮，但在我心里永远是高大的；这里的医生医术高超，治好了我的骨伤，在六横岛享有盛誉。停留在野战医院的旧址前，我不禁思索，这医院曾救治过多少六横的军民，在六横百姓心中立起了一座丰碑。虽岁月流逝、容颜不再，但时光留痕、荣光永存。山西村的沈家记录了这一段光荣的历史，着实值得骄傲。

下山从沈家出来，左转角便是蛟西。这里原来是部队的汽车排，站在汽车排的旧址，我朝着蛟头的方向望去，只见蛟头楼房林立、道路宽阔、环境优美，一个现代化城镇的气息扑面而来。左右环顾间，我看到东边山坡上有一座长长的老旧建筑，那是建于1982年的六横电影院。我曾在这个电影院里听过翁洲走书，记得一位胖胖、戴着墨镜的说书艺人，穿着长衫，在他妻子——一个梳着两条长长辫子的秀气女人的搀扶下，慢慢走到舞台中央的说书台。据说此人是翁洲走书的第四代传人，也是山西村人，在六横远近闻名，甚至在舟山也小有名气。随着惊堂木“啪”的一声响起，说书开始了。此人霎时变得气宇轩昂，一会儿说，一会儿唱，有时扇子一开一收，有时手帕轻掩眼角，说得跌宕起伏，唱得回肠荡气，听得人津津有味，台下观众一片叫好声。如今这个电影院已弃用，曾经的人声鼎沸、

观影人流一拨接一拨的情景已成过往。

从蛟西的六横电影院旧址下来后，沿南而行，步行不久，左转角便到了里山头浦。远远望去，一幅崭新的建筑映入眼帘，走近一看，是山西村的文化大礼堂，建于2020年10月。在文化大礼堂的宣传窗里，我了解到了许多山西村的光荣历史。

正如山西村村歌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依山而居，风景如画。”这美丽的地方孕育了山西村各个时期的动人故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手工业社应运而生，作坊选址山西；七十年代，绿色军营承载希望，部队驻扎，山西村成就了许多青年的热望；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职业教育大行其道，职业中学在山西村就此起航；进入二十一世纪，面对人口老龄化，幸福养老提上日程，六横养老院落户村庄。新的时代，山西村还会孕育出怎样的希望？

站在田野上，望着山西村的全貌，我看到右侧有一条宽阔的马路，那是蛟头隧道的延伸段。这条隧道从外山头浦和里山头浦中间的山体开挖而成、横穿而过，恰似山西村这条蛟龙张开了大大的嘴巴，内含着一颗颗滚动的龙珠，吐露着奔富的星火，引领着山西村走向更加富裕的康庄大道。



千岛之上

□苗忠表

我是群峰陨落时溅起的浪光
两千余座翡翠被潮音反复涤荡
佛顶山披着曙光锻造的金袈裟
鸥鸟衔着梵钟掠过朱家尖的沙梁
当白帆犁开雾幔向岱衢洋深处远航
浪尖便浮起郭老诗中的半亩荷香

我是龙骨深陷滩涂的斑驳年光
老渔民皱纹里盐晶凝成《煮海歌》的悠扬
铁锚在码头讲述风暴中绷紧的掌纹
桅杆刺破夜空时北斗正启航归港
滩涂上旧船盛满三千年月光
如徐偃王守着潮涨潮落的疆场
渔家女把思念织进密网
梭子穿梭间补全九九九墩陶片的诗行

我是张信状元毫无尖息停的墨宕
擂鼓山石阶仍镌刻连中三元的渴望
定海城墙下三总兵热血未凉
竹山段风里友雕战旗仍在飘扬
徐福东渡遗落蓬莱传说
马吞陶片却将河姆渡火种窖藏
当绿华灯塔唤醒沉船里的青瓷
每道釉裂都重述海上丝路的辉煌

我是跨海大桥贯通的蔚蓝血脉
云廊的荧光在百里文廊间徜徉
贻贝在枸杞岛垂下紫绸的摇篮
大黄鱼在东海牧场唱响星空的合唱
浪花推着巨轮压平海平面
沙雕节人潮漫过金庸的桃花港
古老渔谣在珊瑚岛苏醒
千座岛正托起朝阳飞向深蓝远方

当最后一缕海雾在橹声里消散
古铜色脊背从浪谷间缓缓弓起
东极礁盘上老人抖落盐霜
将渔汛刻进木舵开裂的印记
他摊开手心

纵横沟壑里
正游动着昨夜捕捞的整片星河

而渔家女儿把浪花缝进衣襟
梭尖挑破的晨光在网眼颤栗
俯身时银坠轻叩船舷的韵律
是潮退后沙滩遗留的韵律
当补帆线勒进染蓝的指尖
每道血痕都绽放成海葵的艳丽

铁锚在锈蚀前铭记所有风暴
它梦见自己仍是浪峰上的旗
被缆绳磨亮的码头石低语
吞吐着三十代渔火炙烤的呼吸
看祭海坛前香柱弯曲的烟迹
正为未归人书写浪涛的墓志铭

此刻落日熔进废弃的舢板
朽木里迸发樟脑的烈性
似祖父醉倒滩涂时摔碎的酒杯
咸涩在风里漾成橙红潮汐
孩子们追逐泡沫中死去的贝
断桅深处
珊瑚虫正铸造新岛屿

莫问礁暗下沉积多少姓氏
每滴海水都裹着未瞑目的晶体
当灯塔光束剖开墨蓝的腹腔
千万吨蔚蓝在防波堤撞成齑粉
那飞溅的磷火点燃渔妇瞳孔
所有守夜人眼底
涨起同一轮月晕

此刻滩涂捧出退潮的馈赠
招潮蟹驮彩虹在淤泥沙画
被遗忘的贝壳突然在掌心吟唱
岩缝间牡蛎含住月光的碎渣
而远方巨轮拉响低沉汽笛
整座海岬在声波里轻轻摇晃

最深夜有最亮汛期
桅灯串起渔港跳动的喉结
当银鳞瀑布从拖网倾泻
冰舱里沉睡的龙宫骤然苏醒
在秤星与钞票的争吵间隙
带鱼用银刃在甲板刻下墓志铭

而炊烟始终站在屋瓦守望
咸齑坛里腌着半世纪风霜
渔家妇数着潮信腌透的日子
把思念团进透骨新鲜的面团
当蒸汽顶起锅盖的刹那
整条海岸线飘荡滚烫的鲜香

看哪
归航旗语割破积雨云
满舱跳跃压弯跳板的脊梁
盐粒透透的欢笑泼湿码头
铁皮箱里蹦跳着液态银两
老人蹲在船尾修补岁月裂缝
桐油刷过处
海浪开始发烫

这就是千岛之城搏动的清晨
浪花在柴油机里重新结晶
渔女发梢海腥味飘过街巷
撞响水产市场悬垂的秤星
当第一筐曙光倒进冷藏车
所有冰粒都含着朝阳的雏形

不必寻找所谓永恒的陆地
我们脐带早埋进咸湿潮汐
每道礁痕都是祖先的象形字
每滴海水都住着不灭的渔火
当风暴在子孙的骨缝里复活
千座岛便托起新日轮
那鲜红的跳动
是海平线永不结痂的记号